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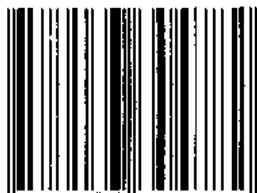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三三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2/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三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焦氏類林八卷

〔明〕焦竑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王元貞刻本

一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一卷(一)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二四〇

焦氏類林八卷

〔明〕焦竑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壬元
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焦氏類林

八卷》提要

焦氏類林
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軌法後
世顧具散逸紀載中而篇間冊浩
不啻如象緯川嶽即窮搜博獵未
可考而悉也矧士多淺鮮惡得以
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誠卒泯
矣向惡用文為涉臨州王掇拾漢
末魏晉諸名流所譚諺華為新語
至今脩辭者珍之然玄言雅尚標
群絕俗殊涉者所未逮斯亦奇矣
矧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
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昌呂
為要典迄今焦弱侯氏攬百家獵
千古言者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

集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
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無庸
考索而石氏執文可一披閱而得
之古人嘉愛似無遺矣夫弱侯賦
類異資志聖賢學茲詎後誇浮而
抑性道於第欲好修之士廣聞見
而師于心可繫世勸學規矩為
世俗攸之緇也藉令閭閻悖頑
挾以自廣亦淺衷落劣耳性載
籍而傳弱侯至而錄也噫援古
而示訓乃即恥獨為君子者其功
偉矣弱侯真有道之士乎哉余不
佞鍾李士能之剞劂而益綴之以
廣其傳云

時

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元貞

重識



集成類林

卷八

三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子雅尚清談之聲教
間皆成珠玉宗臨川王劉義慶輯其
雋永者為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
珍之存今尤盛不但揮麈者資其談
鋒而搢紳者亦援為美談信乎其
有味也已然以思管仲之纂言要在
焦氏類林

序

垂訓之不足訓雖新何則今劉書別類
有離而合之者又而載務奇僻或遠于人
情與正史多乖刺不知何所折衷遂以
為按母之溺於所嗜而市違條考與
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既累
不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
乎乃友焦弱侯氏易能世漢於書

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義軒

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合踵新語者皆

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目移而

增損更正類以入焉既成題曰類林示

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今日嘆乎博

哉姜矣以視劉氏之纂雖言簡少似

不逮然能參較道不經之談所稱引用

焦氏類林

序

二

秘既然皆參伍有微非臆說非可操尤

為可遵可修也大都劉氏主在輔法

弱侯欲以為訓意自今言彼依是之

行自可與之各路揚鑣上何須錄而按上

中下即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

生平以道自命而此顧以聞見博人何

屋曰嗟夫彼語道之真則心之固據既

雖以示人而人亦未易信受其言貌見而

為之語久之之華者乃世所故聞習又

日趨而奔走者也又不用而利導之則

終為之興能幾幾年遂而為之款

固之其漸去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以和彼

且為嬰兒多心與之為嬰兒彼且為嬰兒

睡多心與之為嬰兒時彼且為嬰兒多心

焦氏類林

序

一

與之為嬰兒惟期速之以入於無曉

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

非所謂易誘人者哉嗟乎古人教世化

俗之心益佳然矣又何疑於弱侯子於

弱侯為同姓當得其用心因復舉之

為嬰兒者俾母饒之乎觀此書云

為曆丁亥中秋友人姚汝務書

焦氏

古三

刻焦氏類林引

焦氏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鉤玄

提要動侔古人每披書當賞會

占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

輒手裂赫蹏細書而貯之絲摠

摠如禁嚮在厨碎錦在笥未有

秩敘最後除自言者別為筆乘

焦氏類林

序

一

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

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玄說標目

稍之衷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

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

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

復徵引其端玄說一書超玄致

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

之菁華擬羣書之芳潤乃詳於
倫紀而略於批墨該及品彙而
結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注
而在指示歷然此其於玄說又不
知為孰多夫化工造物臭腐變
為神奇醫王蓄藥搜勃皆以治
療是編雖主采輯非自發其所
蘊而托契神遊何人非我一徑編
纂便寄精究吾徒手是書即景
行先哲茲焉載途潛窺秘奧茲
焉啓牖悚然起憬然悟將在斯
乎將在斯乎若含英咀華博
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
論筆乘即以此知弱侯可也孟

起氏其亦知弱侯者哉

萬曆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

甫識

焦氏類林目錄 并題

一卷

編纂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師友

二卷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慎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三卷

政事

文學

四卷

幹局

賞譽

品藻

風憲

警悟

五卷

豪爽

任達

寵禮

企羨

仕宦

棲逸

遊覽

傷逝

六卷

術解

書法

巧藝

兵策

容止

簡傲

汰侈

矜率

詆毀

排調

假譎

紕漏

惑溺

七卷

象緯

形勝

節序

宮室

冠服

食品

酒茗

器具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熏燎

草木

鳥獸

八卷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
頗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曾臆又不能舉其
全為悞表聖之詩不云乎書久必憶良朋真余意

焦氏類林

目錄

王

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
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
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
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
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印辭之溝中之斷文以
青黃則士龍之為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
不廢顧余之寡味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遺
為博雅之貳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
故綴之卷首

萬曆乙酉孟春建業焦坊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

編纂

建業

王元寶五起校

劉孔才黃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授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繁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予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焦氏類林

卷之一

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賢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真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

魏彭城王勰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西略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朝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南唐馮贇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十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骨髓別爲一書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

焦氏類林

卷之一

書目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即合爲一編前後凡數十冊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肄業郡庠牽綵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間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廷珪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卽錄於冊且記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檢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野乘序

君臣

虞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綱上合黃極其施光明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之仰旦也尸子

焦氏類林 卷之十

三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綴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斤

皆州選舉翼佐帝德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不滿日太公金匱

水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巉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闇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湣

里且東門虛南門蜩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焦氏類林 卷之十

四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賈傳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鬻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

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主上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驚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祿爵吾庸敢驚伯王乎遂見之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爲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臣不重賢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效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夫

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韓氏類林

卷之一

十一

告宰通曰今以徃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

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伊尹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號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說苑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又欲爲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韓氏類林

卷之一

十一

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歾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歾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歾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情懈詞令不給則屬朋暱侍左右多過獄獄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繫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頻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

晏子春秋

卷之十

子樂之

十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

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祝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

魯氏類林

卷之十

十

子也

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圖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必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公孫龍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陳陳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古氏春秋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今之左右縣令發辱而席弊甚

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辱而席弊甚

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韓非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賁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賁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

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

亦難乎蒯賁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

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

者必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

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

可母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公公子宴東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

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困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

姓乏於外而賦歛無已昔桀紂殘暴爲天下戮今皇

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

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

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蹕然獨立屢

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

隰朋善削縫賓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

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

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新序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目昧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

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

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

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

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

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

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

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

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

害乎國家哉新序

墨者有鉅子腹贅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贅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今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呂氏紀

趙簡子有兩白驪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驪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諸胥渠也期吾君驪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

集賢類林

卷之一

十一

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驪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呂氏紀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

舍請罪

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

集賢類林

卷之一

十四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聖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韓非子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不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